#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　鍇

說郛卷三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雞肋 趙崇絢

余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畫性根茀靈無彊記能實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録之久而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為一卷名曰雞肋云

從理入口目有重瞳之異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南史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子而死垓下隋魚俱羅目有重瞳為煬帝所忌斬東都市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四橋有數十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

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没指後歸梁高祖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矟為折樹矟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儛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肉飛仙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踰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蕭詧惡見婦人

南史梁王蕭詧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

劉邕嗜瘡痂

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灸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劉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曰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到彦之初擔糞

南史到彦之初以擔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

建昌縣公

婦人有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為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祭奠凡四十四幄

男子乳生湩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覲自

哺養乳爲生湩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累世有列傳

晉吕䖍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襃歷兩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弘僧達曇首僧綽僧䖍儉皆有孫裔此史傳所無也若河東裴

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苻朗　宋張敷
梁蕭眹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　北齊馮翊　王潤
崔昂　元文遥　後周杜杲　隋張乾威　唐李暠
成王千里

知囊

史記秦樗里子號知囊漢鼂錯以辯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知囊晉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出赴爽宣帝曰知囊往矣又杜預號知囊

八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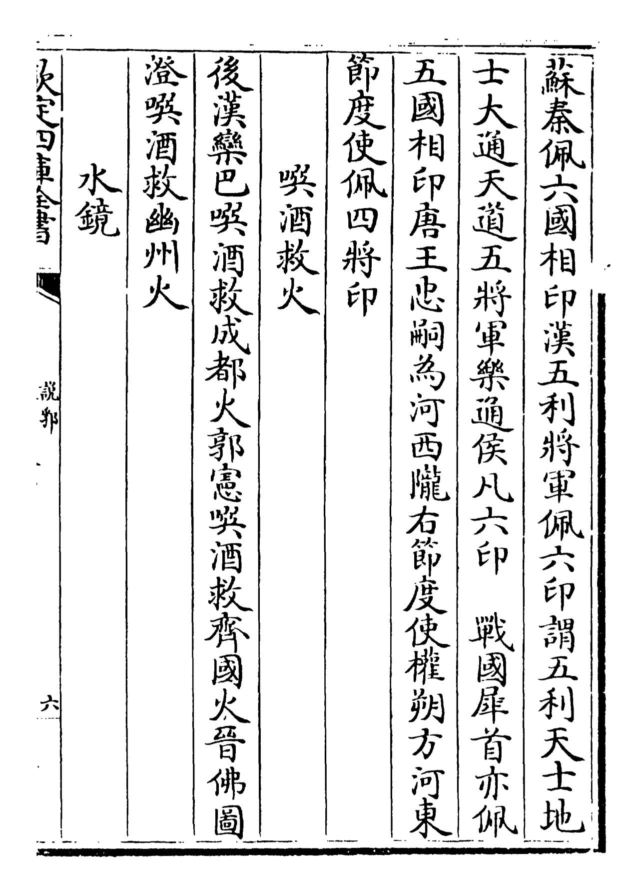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　諸葛誕八人號八達晉光逸與胡母輔之謝鯤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八達晉宣帝兄弟八人俱以達

為守牓號八達

萬石君

漢石奮號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佩六印



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謂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　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噀酒救火

後漢欒巴噀酒救成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

水鏡

蜀龎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撲鏡

魏夏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呌創裂而死

倒用印

唐朱泚偽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

大人跡

史記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脚跡六尺餘漢武帝求神仙公孫卿至東萊言見大人長數丈跡甚大魏咸熙二年大人見襄武縣跡長三尺三寸唐則天長安元年司刑寺因偽作大人跡五尺改元大足

猿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垂手下膝

蜀先主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宣帝　前趙劉曜　秦苻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代南漢劉龑　蜀王衍　南史陳柳皇后皆垂手下膝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膝皆以誅死

口吃人

韓非　司馬相如　揚雄　周昌　魯恭王　魏明帝
鄧艾　宋孔顗　後周盧柔　鄭偉　隋盧楚　唐
李固言　南唐孫晟

古人嗜好

文王嗜菖蒲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到
嗜芰　曾皙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王莽嗜鰒魚
王右軍嗜牛心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　齊宣帝嗜起
麫餅鴨臛　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驢肉　齊蕭穎

胄嗷白肉膾至三斗　後魏辛紹先嗜羊肝　唐陸鴻漸嗜茶　魏明帝好槌鑿聲

夢筆

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

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諮議參軍幼聰明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高麗救軍至弘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遂東奔高麗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抗蠍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

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　王智興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狥　隋文帝以韋孝寛為元帥擊尉遲逈孝寛有疾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唐柴紹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賊據高射紹軍紹安坐令人彈琵琶使二女舞賊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兵衝擊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

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　晉周顗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酲　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謇之飲一石不亂　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七八斗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

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義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其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王環

明皇雜録唐睿宗所御琵琶曰玉環楊貴妃小名曰玉環

玉樓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樓十二又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揺銀海眩生花

銀河

道家以目為銀河乾臊子裴鈞大宴有銀河受一斗飲

器也

白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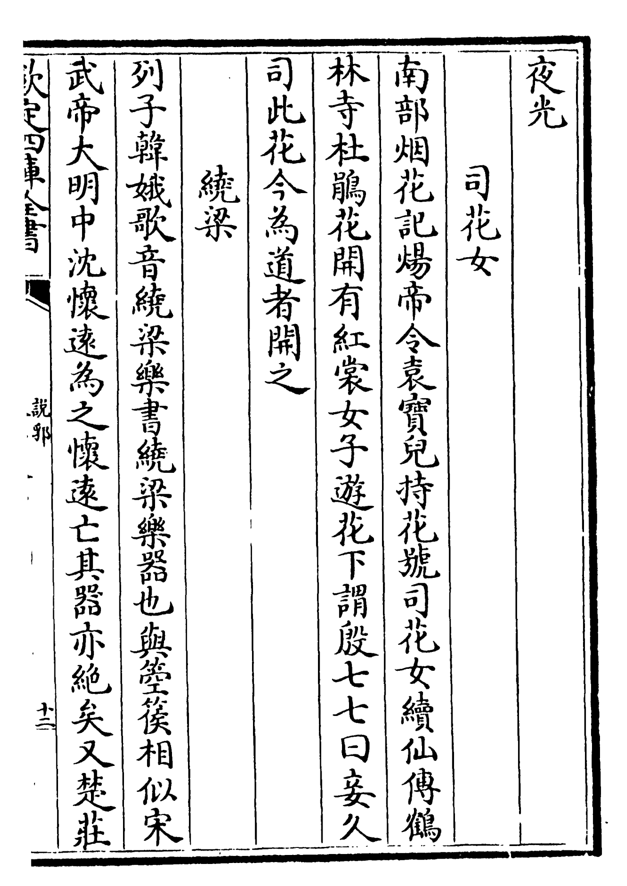
陸機詩疏鷺謂之白烏夏小正閟蜹謂之白烏

玄駒

爾雅云駒小鳥也夏小正謂蟻曰玄駒古今注謂黑鯉為玄駒

夜光

鄒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月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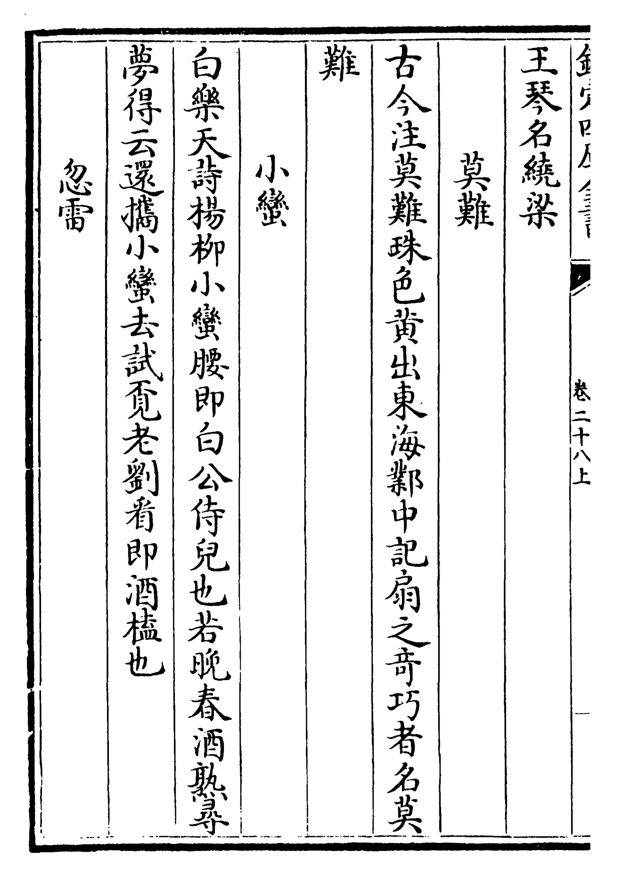
夜光

司花女

南部烟花記煬帝令袁寳兒持花號司花女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妾久司此花今為道者開之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繞梁樂書繞梁樂器也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為之懷遠亡其器亦絕矣又楚莊





王琴名繞梁

莫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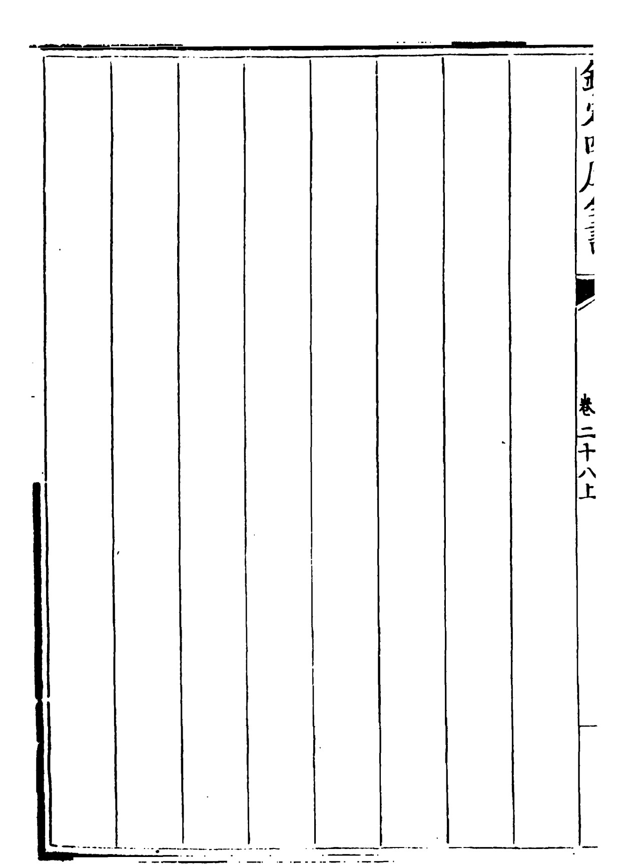
古今注莫難珠色黄出東海鄴中記扇之竒巧者名莫難

小蠻

白樂天詩楊柳小蠻腰即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尋夢得云還攜小蠻去試覔老劉看即酒榼也

忽雷

洽聞記鰐魚一名忽雷樂府雜録文宗朝内庫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



程史　岳珂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跡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夘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

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北兵至汴尼堪斡里雅布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沈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祕閣今不復存

行都南兆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陋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峯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翥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

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年之災六龍南廵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欝葱之符秦檜顗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挻凶鬼瞰其室檜斃于位熺猶戀戀不能决去請以其侄常州通判烜為光禄丞留涖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

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𢈔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為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宵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熈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

見而及之曰丞相牘微宵窮制作其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詠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足速於牛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是浸聞黄岡之貶葢不特坐詩禍也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鋭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

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乗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甚低觸於楣挾陛驚嘑失色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攀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葢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絶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殽核輙汎筆八間書一絶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鏁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内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

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翬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歳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儗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

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道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會檢

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傅論玏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

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茍犯令伶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

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其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詼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剌于門閽者告之以其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其官厚故來相見其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竢其來面白

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寛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頗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葢亦一吻流也

紫宸廊食

余為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金方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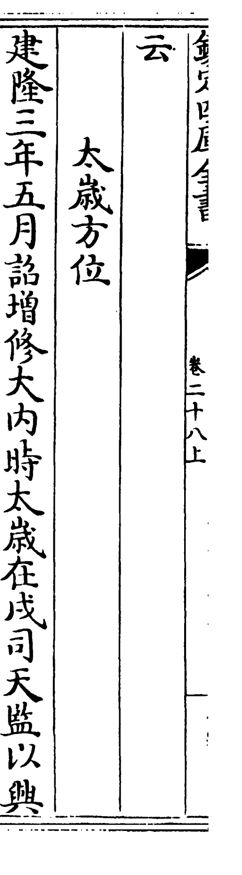
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鬃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緜蕞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黄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𪍿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為作止之節廊下設纈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

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盞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琖合自東廡入廊餪繼至適廬棘薄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肆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貽示儉之訓如賜宴貢院前二醆止以果實薦無品食盞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北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皐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主者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



云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内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於是即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蓊蓊拘泥不得即决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

中

逆曦月妖

逆曦未叛時嘗歳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轢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與謀孫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讌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

者均耳月妖何尤

# 雲谷雜記

張淏

##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聲絶為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為衆則臚傳蓋衆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謡又莊子有大傳臚傳

之語此最可據以一書證林説其妄可知矣

紫蓋黄旗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内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説紫蓋黄旗運旺東南帝心竒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曰𤣥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𤣥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黄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黄旗紫蓋之語文

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為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葢黄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黄旗紫葢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黄旗紫葢為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為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黄旗紫葢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王帳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於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句則云見空留玉帳術注然玉帳術謂之兵書則可句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注蓋洙與增釋者俱不得其詳也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曰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

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王帳然其法出於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王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王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為此語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按文全無義理

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為是後讀吕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二註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無可疑巳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冩之誤鄭氏注書之時畧不致審遽任意

為解殊可恨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為月令如班固律歷志中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惜哉

書後押字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

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葢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巳名字而别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

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於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却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為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太祖達生知命

太祖創業垂統其睿謀英畧盛烈豐功刻之琬琰照若

日星已不待言但達生知命了然不惑親卜山陵於優游豫暇之日處分大事於頃刻談笑之間此有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初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斸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廪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

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墓哭爲别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星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又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闕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與祖宗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

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鎬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上巳祓禊駕幸西洛生醉坐於岸陰下笑揖太祖曰别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語生曰我久欲見汝决䀌一事無它我壽還得幾多在生但曰過是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廹昇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

巢中止數日不見嘗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𩂯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名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

登明堂宣遺詔罷聲動引近臣環玉扆瞻聖體玉色温瑩如出湯沐二事可謂夐絶前古而實録正史雖粗載登闕臺發矢事而極簡畧至顧命之詳則皆不記乃雜見於他書故特表出之

上祭于畢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

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為証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彛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十卷自既為跋尾又命其子棐提其大要而為之說曰集古目録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録葢其一也其門人南昌曾公亦集古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

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録三千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為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為隷釋書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内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録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隷釋復録其刻文前代遺篇隆欵因得槩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神道

能改齋漫録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巳然襄陽耆舊傳

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証予按漢書高恵文功臣表云戚國侯李信成坐為大帝丞相侵神道為隷臣又霍光傳光夢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築神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葢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起於何時歐陽公集古録跋於茶之見前史葢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

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五陽一作武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羮飲然茶至冬時味苦豈復可作羮飲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為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益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真元

九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乃與鹽酒同佐國用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門下

門下省掌管詔令令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命令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櫻桃

櫻桃亦云含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鸎鵶所含食故言含桃含桃二字頗為雅而前輩罕曾引用

木笏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笏以木為之號曰木笏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姓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笏言象於笏又南史陳始興王叔

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此皆假劒之始然始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為輿衛之飾

温公得人心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競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隷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及薨京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道車者蓋以千

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贍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贍等還告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位歷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注香於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為京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於人心得失

一至於此兒童謂君實走卒知司馬溫公葢千載一人而已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于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晩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

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冤則撾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冤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愜聽撾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于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㢸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又置鞀為名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 船窻夜話

顧文薦

## 巫覡致妖

吉贛地近甌粤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以登人門妖怪隨至當令絶之

##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斷三莖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天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入口即

百簌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雞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傷予家君嘗於大暑中苦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碗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澁腸故也荅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鴨涎皆以此意推之

賜金杵臼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遣

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金杵臼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瘡癤

本草王不留行乃翦金花其性熱貼瘡癤以潰膿甚有神効俗謂之金剪刀草余隣人汪庖一日為沸湯澆爛

膚肉其痛甚殷偶一賣油麪生至亟拾草作藥爛塗傅之痛即定詰之知其為蛇廖草須五葉者為佳此草春而結實如圓鈕者俗傳食之能殺人諺云要死食蛇廖葢常詢之耆舊言此物不致殺人但能發冷疾耳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㨿摭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日之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俱用而

已二字時相忿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後學訓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錢塘詩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灑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闌曾向西湖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治血悶

陸蹶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産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堂間猶微熱陸入視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

亟購如數𨻶乃為大鍋以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葢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偏腸

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既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而愈

野人閒話 景煥

前蜀王孟氏一朝人間聞見之事也其中有功臣瑞應朝廷規制可紀之事則盡自史官氏一代之書此則不述故事件繁雜言語猥俗亦可警悟於人者録之編為五卷謂之野人閒話時大宋乾德三年乙丑歲三月十五日序

班令

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

帝道號五霄子承高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巳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城内人生三十歳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花院者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門公子華軒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巳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其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後蜀主知數運有歸即納欵識者聞之嘉歎蜀主能文章嘗為箴誡諸子各令刋刻於坐隅謂之班令

紅梔子花

蜀主昇平嘗理園苑異花草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申天師入内進花兩粒曰紅梔子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囿輒取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攜至朝市散於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内園子種之不覺成樹兩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矣其花斑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於團扇或綉入於衣服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花及結實成梔子則異於常

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為貴重

火龍

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尺火龍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㸌然大風吼天草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翌日有一人披髮衣青布袴奔走於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你流汗滿面困乏喘氣而口不斷停兩日亦不知所在復又鵜鶘鳴於

庭射之不中俗呼禿秋故老見之曰此烏主少主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皆秘而不奏未幾大軍入界

書畫八人

自蜀主好事故藝能之士精於書畫者衆矣沙門曇城學李陽冰篆曇城則申天師門人也工部員外郎貽㫟倣韓擇木八分書貽㫟乃杜光庭門人僧曉巒攻張草聖曉巒則夢龜弟子皆超木而差肩也獨黃少監金師

邊鸞雀竹處士滕昌祐梁廣化野人姜道隱本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譚論不與人交往不冠帶不跪人謂之擾頭相國李昊為著名道德常往綿竹山中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妙絶當代野人平生詩莊老之書有暇而性好圖龍興忽至即畫百尺之狀縱意揮畫茍不稱意則抹之不啻千餘軀而巳飄飄然雲陰雨景似有蜿蜒之勢擲筆撫掌自為怡逸嘗以為適意之作亦曾撰集闕　證闕　筆訣三卷傳於闕

靈砂餌胡孫

優旃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於闤闠中常飼養胡孫十餘頭會人言語亦可取笑於一時一日内廄胡孫維絶走殿上閣蜀主令人射之不中三日内豎奏千度善弄胡孫試令執之遂詔千度謝恩訖胡孫十餘頭亦向殿上叉手拜揖立内廄胡孫亦舍上窺之千度高聲唱言奉敕把下舍上胡孫來手下胡孫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内廄胡孫立在殿前蜀主大悦賜千度優緋衫錢帛收係

教坊有内臣因問胡孫何以教之似㑹人言語對曰胡孫乃獸實不㑹人言語千度常餌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之内臣深訝所説其事或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孫鸚䳇犬鼠等以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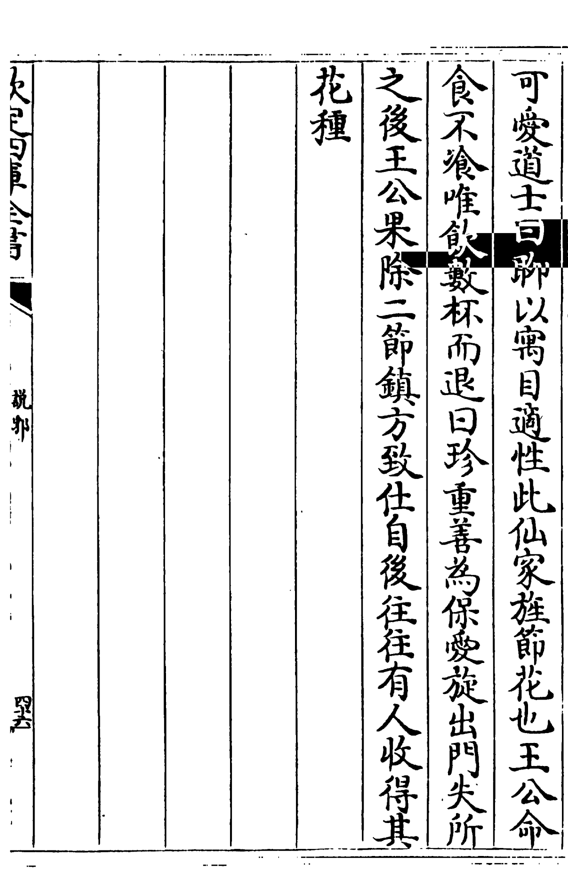
食杏仁法

翰林辛黄孫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先道院在一峰之頂内有塑像黄姑則六代𤣥宗之子也一夕夢見名黄孫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聦利老而彌壯心力不

倦亦資於年壽矣汝可有道性又不終在此須出山佐理當代黄孫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者同玄宗孫申天師元有怡神論語卷下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草為首右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個去皮尖早晨盥漱了内於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於口中嚼之逡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乃頓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安泰黄孫遂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旌節花

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蓋亦尋藥術神仙之道有道士龎眉大鼻布衣襤褸仙童從後造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公從容置酒觀其言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閑思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偶喚山童取匆細黠階前土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土逡巡盆花巳生矣漸隨日長大頃長五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



可愛道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仙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飡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為保愛旋出門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植杖閒談 錢康功

漢獻帝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炎興晉愍帝即位之歲改建鄴郡為建康郡宣和間朝廷謂端明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學士靖康三年今上即位法東漢中興建元之號改曰建延巳酉歲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寧藩邸王封符合今上舊封康王改名建康府三年號者皆出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末

季之稱也故識者憂之

吳會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黄外反坊按漢蔡邕傳亡命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事椽爲留事又諸葛亮説荆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内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宗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尤言吳越也葢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

吳曾輕悍即吳會也

契丹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與珍之物州縣撓動公使契丹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䏇蓋燕北地產羊俗不畜猪驛使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撻所以困之耳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醉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酲也盖取隨行大杯酌勸於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叙違

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契丹責伴者以失機沙袋擊之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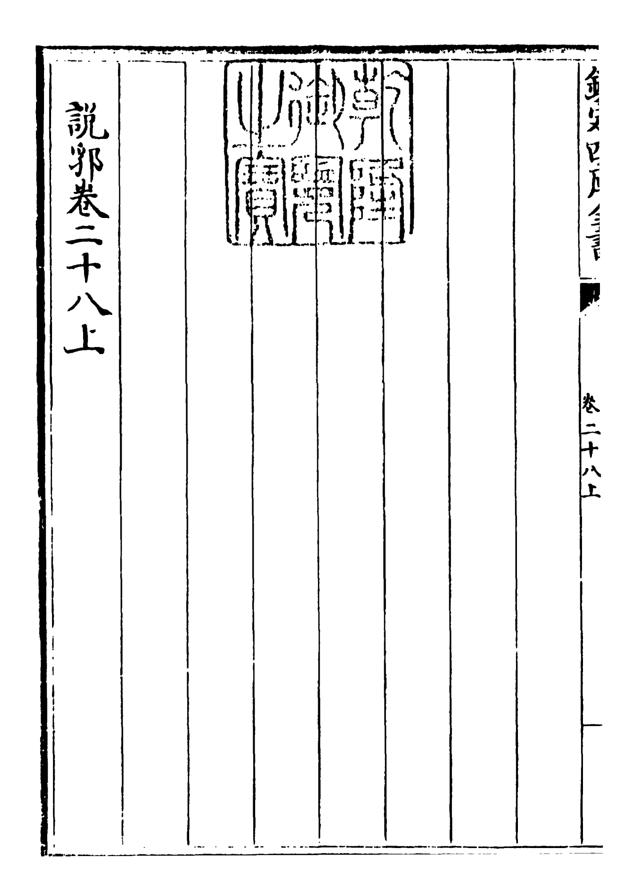
談命

臨安中凡在御街中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過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

夫之命多帶刑煞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曰以殺人為事老者嘆服

薛道衡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此蘧篨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鵲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說郛卷二十八上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二十八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宋鍇

說郛卷二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東齋記事 許觀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攷之漁隱所言亦

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顔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弘人事物狀云奉勑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録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臯所寄撰韋丹遺愛

碑文人事絲絹共三百疋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宣髮少矣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之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

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葢所以佩也漁者以為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雲長嘗封為漢壽亭侯人疑必其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忠義祠中光怪遂絶淳熈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人謂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葢自古有

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俱有此語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葢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閒彼此相呼爲卿

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黄屋戴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

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遣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遣縑轂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惟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王馬援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屨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説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為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徳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

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于唐高祖也彖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為武皇帝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巳

有功漢書

劉歆顔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録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

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顔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顔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顔真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陳琳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説袁虎倚馬為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為得漢賈逵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

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即此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

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松窻雜録有異竹笣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簹竹甚可為舟龍公竹及簹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葢明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歴覯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

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顔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傅毅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

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以

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判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
老令判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豫為
并州刺史遷尉衛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為豫克壯
書諭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
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書見於魏書
本傳

孝宗聖德

初隆佑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卷

謂帝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伏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塜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恤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即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晉之皇初

平常收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為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為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謚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趙陀自稱為南越王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為稱號

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景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

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葢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葢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葢循襲不攷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幙官採訪所聞

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中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為實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嘗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胷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

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訓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刋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葢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録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

時小學幾至於廢絶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徹嗣之子不距堯求禪其餘人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尋按吕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

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弇春秋合蕃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蕃末之孜耳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揖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即此是也其一唐有張氳亦

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𥂁晉州神山縣
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𥂁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
聞玄宗意其為𥂁驛名之果𥂁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
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往來市
閭人莫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像者即此是也豫章有
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嬾真子録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語

阿堵乃今所語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耳後人遂以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葢此阿堵同一意也予見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更以二者為證其義尤

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録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盖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重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

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禁既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騊駼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云中丘李智名靈彥郭太傅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為康司馬德威此數人者出於务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為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攷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醖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勁者為齊物論

族孀虐

余有族叔景直供奉取宗室女屢殺婢使元符中直為郵酒家官余曾飯于其家見婢子二人出執酒器口豁齒寸耳垂及項面目淋漓腰背傴僂真地獄中囚徒也駭汗不能食亟出謂叔曰何致若此直但太息不敢言明年聞猝死乃夫又移其長子至與其婿同載歸其婿乃宗室子是其親姪也自高郵攬載客貨并客之二婢

至穀熟風雨夜投入汴河其事後聞全家死獄中壻亦鎖之云

蠅子水心亭

張文潛喜飲酒能及斗餘每過先君未嘗不醉吾家酒器惟銀葵花最大幾容一升一日先君以盤盞飲之潛意不快謂先君曰願借水心亭飲之先君即命換盞且問文潛所以名文潛曰飲必有餘瀝蠅子正飛在殘盞上豈非人之水心亭乎坐客皆大笑

## 產鯉魚

余為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户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為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予初未之信臨行飲于天寧正見其夫為作齋呼來問之信然

## 維揚無燕子

余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兖守罷遂築室于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

不至不二年一城丘墟矣

獄囚自脫枷杻

謝寶文景温初任為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乃但云有囚善作法也自脫去枷杻勢必見害其家一老僕告之曰可速往取筆楊子楊其兩中指復杻之必無能為景温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神

東坡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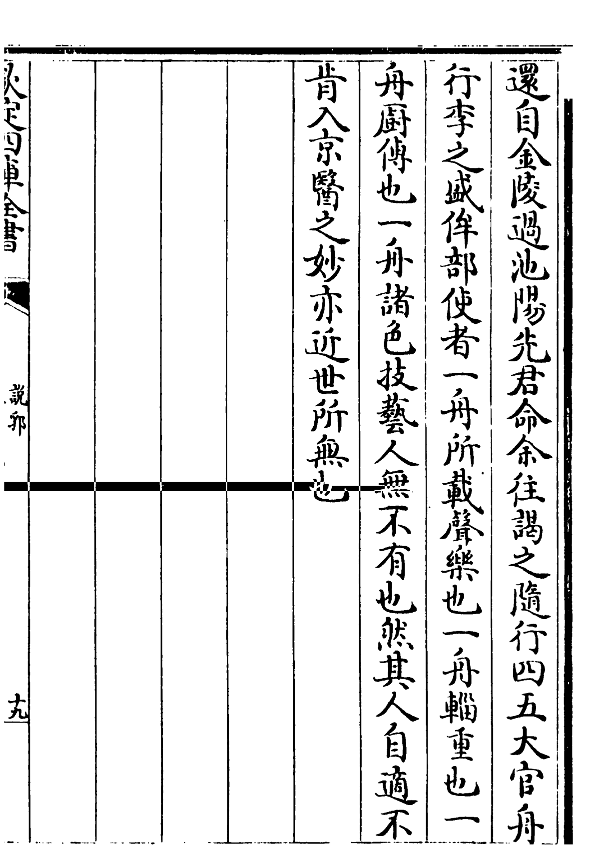
某年十三歲時見東坡過先君具言世有豪傑之士隱

而不見于世者余鄉隱居君子余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即葬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絶未易見試往圖之東坡凡兩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暮吾伏于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一少年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請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餐皆今日所擎

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自若食兼數人飯畢始從容從榻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欲罷元告者是夕至晚磚猶無一口至者明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嶄嶄然羅列矣衆皆驚歎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龐安時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産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



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倅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坦齋通編　邢凱

畫當作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晝字之誤也按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註晝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證

註書未是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萇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預注云今泰誓無

此語按泰誓中篇實有之但離心離徳改為亦有離徳耳預亦偶忘之耶

執氷而踞

左傳執氷而踞杜預以氷為箭筩初疑其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掤忌註掤氷所以覆矢鬯弓師古釋文掤音氷所以覆矢也馬氏云櫝員葢也今韻畧註云箭房之葢掤通作氷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郭公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葢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蜚有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僖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為郭公豈此物邪

顔孟十哲

顔孟十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顔回曾參子也享于殿

上顔路曾晳父也貎于廊廡没而有知其歆祀乎子思

師也而列于下孟軻門弟子也而坐于上亦其可乎宜

別立室祀顔路曾晳子思庶存名分

改易地名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

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

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港耳蜀大散關

有喜歡鋪東坡入䕫詩人過喜歡來逺夢地名皇恐泣

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為皇恐以對喜懽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伏波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字但以伏波則不可須加一馬字乃是葢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矣見史記衛青傳從霍驃騎軍有功封符離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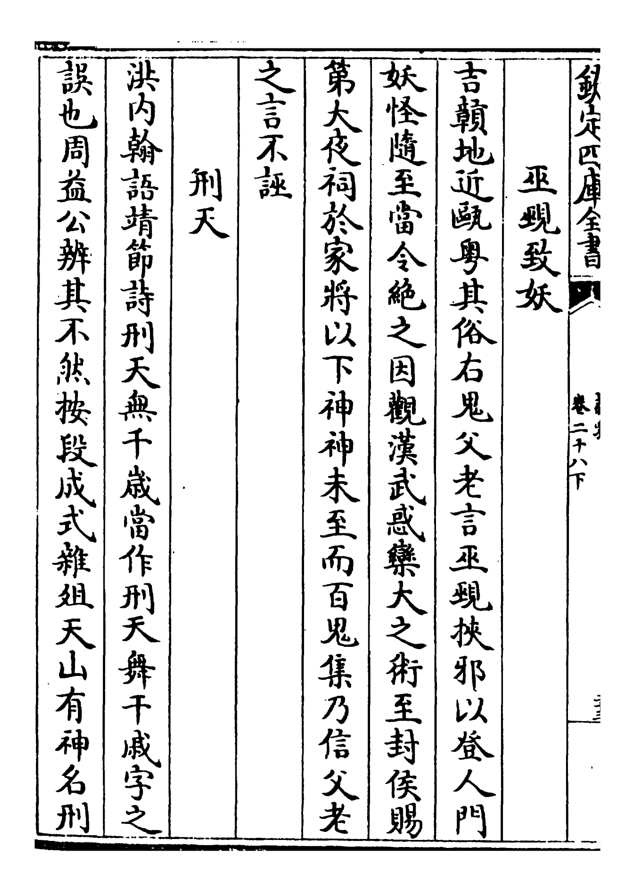
古今涓日

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丁丑烝巳丑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歷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歷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

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荅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廢見殷芸小說

西方聖人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巫覡致妖

吉贛地近甌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以登人門妖怪隨至當令絕之因觀漢武惑欒大之術至封侯賜第大夜祠於家將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刑天

洪内翰語靖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

天黄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目臍為口操戈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

干姓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頴川宋有干犨晉有干寶著搜神記干本姓邗周叔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為干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與干為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干寶

周禮記則云于賓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嘆也

仇池筆記　蘇軾

月蝕詩

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䵳於外其賊在内則俚說亦舊矣

平中宮

杜子美詩自平中宮吕太一世不能解其意而妄者以為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録有中宮吕太一叛於廣

南杜詩云自平中宫吕太一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為笑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一

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吸蟾蜍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

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虵蝦蟇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而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擕去今不知所在

獲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黄州獲一鏡其銘云漢有善銅

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龍輔之兩旁其字如蝌大篆欵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黒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井花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狀瀹茶煑藥皆美而有益其次井泉甘冷者乾以九二化坤坤以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人能服井花水甘潔與服石硫黄鍾乳等非其人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又分至日取水

儲之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頳或言洛人善接花歳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黄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為人予于遜之亦云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

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搆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窻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張平叔制詞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

為劄剩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歴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

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吕猗母足得㾜

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頃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葢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記道人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

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一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黄州而黄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異甚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為異人也

記羅浮異苑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黄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

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黄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宫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冲退處士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晩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水去士寧荅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記鬼

秦太虚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為之記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寓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飡及錢數千云付其僧僧得錢分數百

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為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

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别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覩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其處妻取得之遂服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治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眊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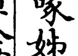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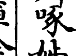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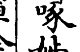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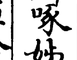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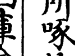
夢南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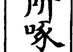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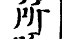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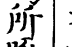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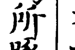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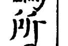
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某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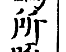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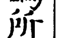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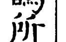
石普見奴為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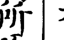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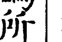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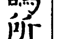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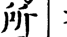











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晉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

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柚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而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吏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趍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於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為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鬢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驟鞭從其後道士遥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葢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為靈畀異青神

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壟而負琴者邀至室
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
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
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黄

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
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
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

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絶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室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翊一作詡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

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葢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憨子

黄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葢不可知也

記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葢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徳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絶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

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孫卄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卄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鬓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

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參寥求醫

龎安常為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酧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龎胡二君與吾

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遊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

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黄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黄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黄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

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黄州鄰邑人龎安常者亦以

醫聞其術大類𩓐而加之以鍼術絶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㭍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初得天下甘石何意謟之浩之説未足信也

辟穀説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虵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虚一而静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絶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韋居聽輿　陳直

狀元兆

福州舊有讖云獅兒走狗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九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羣犬走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

文公葬

朱文公之葬衡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丁卯臘月三日過湖州守孔應得説文公初至劉夫人家因為壽藏嘗

叩之名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繇一日至麻龍歸睹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從唐沙鎮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盤溝大聖

蘇州承天寺西廡後普賢院有神曰盤溝大聖神濟州盤溝民沈翁文業塑尤工甫嬰孩翁死媪語其子我不作福汝父以貧喪奈何因發願飯僧詰朝即有來者自是不輟以及一紀或於別次謝其不倦且叩所業出一

把粟授其子曰以是塑佛像像置一粒於中有禱者掌出祝吉則拜凶則否一糵取錢一百二十日售數人毋使移請若所禱輒之於家其像常州無錫徐侍郎梓官濟得以歸後入承天供奉無間也閱歲已百靈響如昔光帝嘗宣像入内賜僧楪二以雙井之黄酒爲記其像為聖相高可尺許製甚朴而神采欣悦如生它塑者莫比

埋祭

相州新安祠𡺚嵐皆用埋葬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翊日發視無有或以爲見異物恐未必然此蓋周禮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然則尚矣

惜牛得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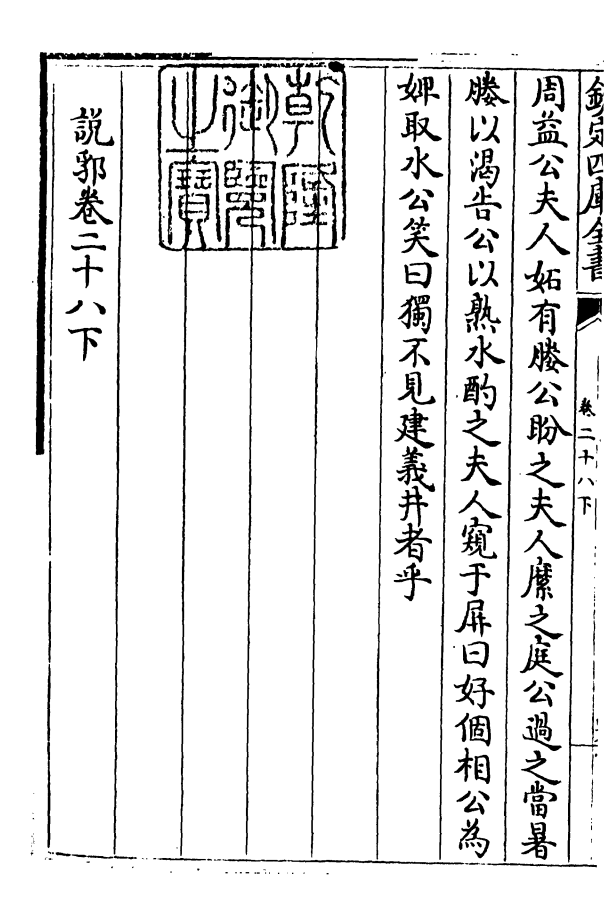
溫州平陽有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父以茫昧強之行至郡有戲集蜀俗主帥涖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筯羮

每取乳犉烙鐵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蕭子偶至庖見縶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於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有陰德不獨免夭可望期頤果至九十餘

受刑無血

景僧録受刑無血通鑑宋景丰元年魏陷虎牢先泄城中井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出血又聞李廷芝死亦無血

夫人姤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媵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為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說郛卷二十八下